

新惊悚六计

xinjinghunkuiji

越恐怖越拉风 不怕不过瘾

云峰 选编

恐怖“吃”情

有你、有我，还有他

朝華出版社

新惊悚六计

云峰
选编

鬼吃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吃/云峰选编.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6. 1

(新惊魂六计)

ISBN 7-5054-1442-9

I. 鬼... II. ①云...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015 号

鬼 吃

编 者: 云 峰

责任编辑: 田 辉

特约编辑: 蔡维尼

封面设计: 木头羊工作室

版式设计: 姜利锐

责任印制: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印 刷: 河北省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94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4-1442-9/G·0811

定价 (全三册):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责任编辑：田 辉

特约编辑：蔡维尼

封面设计木头羊工作室
E-MAIL: MTY707@SOHU.COM TEL: 13001195652

August 2008
新惊悚六计



编者的话

鸣谢本套丛书的作者：雾满拦江、luck、古刹飞鹰、李明星、遗忘的沼泽、聊聊 A、崔书君等人对本套丛书所提供的大力支持。

在本套丛书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在网上精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一部分作品的原作者我们未能找到。如果您是本丛书的作者之一，请您尽快将详细的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告诉我们，以便支付稿费，邮递样书。

再次向所有的读者和作者，深深地表示感谢！

我们的联系方式：

电话：010-58220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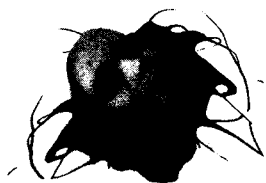
E-MAIL: cmf@booky.com.cn

Contents

目录



猫记烧烤店	1
左手	14
不要随便喝水……	24
螳螂	27
夺命面条	53
我要吃冰激凌	59
羊肉串	64
鱼	67
永远的爱人——爱她就吃了她	83
血肉依恋	89
我的肉好吃吗	97
半夜的饺子店	103
啖尸怪谭	106
不够数的臭豆腐	117
恐怖食堂	123



126	四号桌
135	食人招待所
144	形意汤
149	一个少女丧尸的自白
153	午夜的咖啡
160	今晚回家喝汤
171	一个初级僵尸的自白
175	人肉火锅
182	人头粽子
195	饮水机的漏水声
200	午夜公路——要喝血汤吗
203	药引的故事
208	门外的头
212	盒子
217	枕边故事
222	超级恐怖短篇汇总
236	细说吸血鬼

“看见了吗？穿过那条十字路口，在那条狭窄的街道边上，就是我开的猫记烧烤店。”在梦里我对她说。

她紧紧地跟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她长发红衣，长发如流云般飘逸，红衣如朝霞般灿烂。我们走过街道，走过城市，走过乡村，走入荒野。

我站住，她也站住。我的右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她微笑，却掩饰不住嘴角的一丝凄凉。慢慢地，慢慢地，她的头如落叶般缓缓飘落，落在我的脚边。在头落地的刹那，我分明听到了她发出的一声叹息。

我从梦中醒来。窗外深蓝色的天空中，一弯月亮已将西沉。我拿起手边的烟，点燃，深吸一口。

我在烟头即将烫着手指的那当口把它摁灭在烟灰缸里，看了看表，四点零五。我又点着一根烟，抽，然后继续把它摁灭在烟灰缸里。接着盖好被子，在心中默念：我要睡觉，我要睡



着，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

在数到四百五十六只羊时，我终于沉沉睡去。

猫记烧烤店远近闻名。那是我的店子。我认为干什么都得专心认真，烤肉也不例外。虽说是一串儿五片，每片长两厘米左右、宽一厘米左右，宴席之上没准儿一不小心就会忽略过去的烤肉，可烹制得体的话也会成为你安身立命的根本。刀功，火候，作料，肉质，这都是烤好肉需要注意的地方。谁都知道，猫记烤肉店每天的前几百串肉鲜美无比，后面的肉就差些。他们以为区别在于前几百串是我烤的，而后面的是伙计烤的，其实不是。作料是我一手经办，肉是我切的，那名聪明的伙计掌握火候的本事也不差于我。

区别在于肉质。

前面那二十斤肉是每天我从家里拿来的人肉。

新鲜人肉。

我每天正午十二点起床。洗漱完毕之后，便看看天色，盘算一下今天能卖出去多少串儿烤肉。接下来就从冰箱里拿出昨晚准备好的肉，开始切。通常会叼根烟，但有时也不叼，不叼的时候我就吹口哨。切完肉之后我便开始调制作料，油、盐、辣椒、孜然、花椒、味精，还有醋。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玩意儿，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东西本来用在火锅里，后来又被烤肉的发扬光大了。这一切弄完之后我便去店里，继续切肉，店里的伙计们就开始往肉串上穿肉。晚上六点钟的时候，猫记烧烤店就开门迎客啦。

人很多。但我并不注意他们。我烤肉的时候会进入一种状

态，专心致志，心无二用。我看着手上的一串串烤肉慢慢地从鲜红变成褐色，滋滋响着。我涂上作料和油，落入火中的作料会燃起阵阵青烟，从烤好的肉上飘进抽油烟机的管道内。我便会想像那是这些肉的主人们的灵魂，它们晃晃悠悠，身如青烟，飘上天堂。我想，他们应该感谢我。

通常我烤完那二十斤从家里拿来的肉就不烤了。我忙着招呼人，我喜欢他们吃那些肉时的那种贪婪劲儿。他们是老饕，他们是消费者，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垃圾制造者，他们是这个不停运转的庞大机器的一个个小小零件，他们是饮食男女，他们或有钱或没钱，他们或漂亮或不漂亮，他们小声说话，他们大声谈笑，他们把白天戴着的面具扔进夜色中，他们赤裸裸地显现自己的欲望，他们小心地展露着自己的内心，他们或哭或笑或唱或闹，他们在生活，他们是这个城市的蛀虫。

他们是我手头烤好的正滋滋冒油的这串肉的主人。

我大约深夜十二点左右关门收工。当然也有例外，这取决于我的顾客，他们要是不顾夜色黑暗道路难走没准儿还有打劫的危险慕名前来的话，我也只好感谢他们的好意。不过我会提醒他们已经深夜，不要太晚回家，下次来早点儿云云。通常他们会客气地对我的话表示感谢。

关门之后，我换上一身黑衣，开始我的夜生活，另一种生活。

现在是杀戮时刻。

沿着二环路一溜儿走过去，有很多的娱乐场所。比如歌



吃

GUICHI

舞厅、迪厅、酒吧、咖啡厅、桑拿按摩院，等等。我想我得感谢修建这些地方的人，要是没他们，我或许不会有这么多机会，不过也数他们身上的肉质最好，他们保养得体，营养搭配合理，肉味丰美。

他们惟一的缺点是身上的脂肪多了点儿。

在二环路上比较多的是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通常孤身前来，孤身而去，作息时间差不多与我相同，但我并不会就此认为她们不值得我下手，事实上，她们是我的最好猎物，因为她们寂寞，孤独，而且身份不明。

我潜伏于夜色之中，我的一身黑色大衣比夜色还黑，而且还有股隐隐的血腥味儿。这令我很不快，因为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另外，血腥味刺激着我的鼻腔，也刺激起了我的欲望。我是说，我这会儿非常渴望那把三十厘米的刀刺进人的身体里的感觉，沙沙的，钝钝的，刀在肉中抽插的感觉。这种感觉曾让我心旷神怡，仿佛高潮。

但是，现在，对这种感觉的渴望令我全身毛发竖立，心脏咚咚如鼓。我急切盼望着猎物，如同婴儿盼望母亲的乳汁。

我现在走在二环路上荒芜的人行道上。我步子不快，我想让那些女人们看见我，然后追上我，问我需不需要她们的服务，或是问我去不去这儿，去不去那儿。其实相比之下，我倒更希望遇见一个孤身在黑夜里行走的男人。他要么是我的同道，是把这个城市当做一个巨大无比、猎物丰富的猎场的人；要么就是刚刚 high 完，准备在夜色的掩护之下匆匆归家的人。事实上，这两种人并无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是猎获的猎物有所不同罢了。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一大帮子前呼后

拥地从喷着臭气的进口轿车里下来、趾高气扬地走进花花世界里的那些男人。他们多半是些官员。而且他们的行为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今晚看来我似乎运气不佳。我正这么想的时候，猎物出现了。

黑衣，长发。（似乎夜里的女人天生就该是这样子的？）算不上漂亮，但有着一种妩媚，身材很好。她从我身后加紧步伐跟上我，我停下脚步，转过身打量着她，心中正想着她身上哪个部位的肉会让顾客称道不已时，她说话了。

“你一个人吗？”

“是的。”

“想要我陪陪你吗？”

“好啊。”

我一伸手，揽住了她。她正好到我的下巴，我像那些贪得无厌的好色男人一样掐了一把她的屁股。心想，好肉。

她轻轻一笑，转身推开了我的手臂，然后抓住我的手，放在了她的肩上。我的手垂下来，正好搭着她的乳房，这次，她没有推开我。

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我说了我家的地址，司机点点头，发动了引擎。

一进屋门，我刚要开灯，她就轻佻地对我说：“你累不累呀？”接着她就脱衣服，很快，很专业。

“我得洗个澡。”我对她说。

“我也要洗！”她嗲声嗲气地说道。

“等我洗完吧。”我告诉她。

卫生间是我自己设计自己修建的，那是我的工作台。那里有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金属台，那是切肉的案板。周围刀具一应俱全。最让我自豪的是一把漂亮的藏刀，我用它解决了一个开奔驰的家伙。它很锋利，很尖锐，我用了那一次之后就把它挂在了墙上，打算以后不再用它，没别的原因，不值。

卫生间的墙上是一溜儿大玻璃瓶子，里面是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着一个一个的头颅。那是些曾经美丽过的头颅，而现在它们痛苦扭曲，暗淡无光。

我在卫生间的隔间里洗完了澡，散着湿漉漉的头发，裹着浴巾出来了。浴巾里是一把22.5厘米的刀，锋利，有刀尖儿，适合刺及砍，要是用来割肉的话就不好用了。

“你进去吧。”我对她说。

她穿着乳罩和内裤就进去了。我开始数数，三，二，一。然后听见一声尖叫。

我迅速抽出刀，拉开卫生间的门，在她即将瘫软在地上前扶住她的身体，然后伸出手，在她面前晃了晃那把刀，看清她眼里的恐惧后便轻轻地在她左动脉上一抹，一股热流就涌上了我的手。我闭上眼睛，轻轻感觉着，这种感觉很亲切。

那一抹是轻轻的，我发誓，它轻柔得犹如情人的一吻。

一吻之后，一切便已结束。

这几天我总感到有点儿心绪不宁，是什么原因我说不出来。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窥测我，偷偷地、带着险恶用意

地窥测。

我依旧每晚做着我的营生，它令我感觉敏锐。我依旧每晚烤完二十斤肉后便与客人们开些荤素玩笑，喝他们递过来的酒，抽他们发的烟，心不在焉地听他们诉说他们的生活。但我感到心神不宁。

有一天晚上打烊了之后，我正准备关上店里的卷闸门离开时，一阵风裹卷着一团红色冲了过来。

“能和你谈谈吗？”

来人是女的，长发，红衣。

“当然可以。进来说吧。”我见过她，这几天她总来。她挺漂亮，总穿一件红色的风衣，总是一副挺忧郁的样子，总看我，而且总是一个人来。她是如此引人注目，我不能不注意到她。

“坐吧。喝点儿什么？我这有酒。”我端起茶壶倒了杯茶给她。

她坐下，摇了摇头表示不用了。这时，我听见后门有点动静。我站起来对她说：

“你先坐，我去后门看看，别让老鼠进来了。”

她看看我，欲言又止。我就点点头，去后门了。

我回来的时候手里托着一个盘子，上面蒙着一块白布。

她问：“那是什么？”

“没什么，没烤完剩下来的肉，得放冰箱里，要不口感就差了。”我笑着对她说。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把肉放进了冰柜，坐下来对她说。



“你是那个人吧？”

“哪个人啊？你这么说我可不明白。”

“别和我装傻，我知道你是谁，而且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儿。我还知道你是聪明人，我希望你能坦白点儿。”她眯起了一只眼睛。

说实在的，她这样让我有点讨厌她，但我还是在和她敷衍。来者不善。我终于明白这几天来心神不宁的原因在哪里了。

“我觉得你这样说话有点儿不太礼貌，而且把谈话对象搞错了。你觉得呢？”

“这是我的警官证，你还不明白吗？”

我大笑。“我没偷税漏税吧？”

“不是这个。”她直视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睛长得不错，我是说真的，不过态度不敢恭维。

“我从来不卖注水羊肉，我是优秀个体经营者。”我也回敬她。

“好吧，我们换个话题。你每天晚上关了店门之后都去哪儿了？我是说，具体在临晨一点和四点之间？”她退让了，要么就是另设圈套。

“你觉得什么样的回答才能让你满意？”我也礼貌地退了一步。

“真话！”她又强硬起来了。

“那我坦白地告诉你，我回家了。”

“可是有人说曾在二环路那里看见过你。我们有目击证人。”她又眯起了眼睛。

“哎，我说，你是真把我当罪犯了怎么着？这是审讯吗？这可是在我的店子里啊！”

“你先别急，慢慢说，慢慢说。”她几乎有点儿得意了。“你应该知道，二环路那里近些年总是有人失踪，仅在我们这儿记录在案的就有相当的一个数字，更别说那些户口不在本市的人了。你也应该知道，二环路那里多得是外地来本市卖的姑娘。”

“哦，是吗？我这人从来不嫖，不太了解行情。”

“你又绕弯子了。我不喜欢你的态度。有人曾看见，那些姑娘在失踪前都是被一个身穿黑衣的高大男人带走的。喏，就是你身上的这种黑衣。我想问你，你真的和那些失踪的姑娘没一点关系吗？”

“你的意思是，我就是把那些姑娘弄没了的人？”

“你总算切入正题了。严格点儿说，不只是姑娘，还有男的。我想知道，你怎么对男人还有兴趣。但我更想知道，是不是你干的？”她站起来，低下了头，饶有兴味地看着我。

“不错，是我干的。都是我干的。”我已经开始讨厌这次谈话了，准备结束它，好早点去干活。

听到我这么回答，她有点儿手足无措，可能是她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就坦白，也可能是她根本就以为那些事儿不是我干的。但是我说是我干的。我想她惊讶之余没准儿还有点恼火，因为这个事实让她觉得自己的智商不够高。

她几乎立刻就退开一步，把手伸进了怀里。

但我比她更快，我冲上前去，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它从她的怀里拿了出来。她的手上是一个小小的红色手机。我拿